铭 记

——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

李永刚

看《血战台儿庄》时，我二十来岁

有的电影只是电影
有的电影是一粒种子
一看，就种在心灵
很快会长出特殊的情感，成为永恒
血战台儿庄
看这部电影时，我二十来岁
那天晚上，在影院
灯一灭，没有了一丝喧哗声
血战台儿庄开始了
炮火硝烟弥漫在银幕
鲜血已把时间染得通红
情节并不复杂
我们用无数倒下的生命
死死地在守
守护我们自己的国土
守护我们自己的城
日寇步步逼近，疯狂地进攻
战斗的场景真是惨啊
子弹无数次穿越我年轻的神经
鲜血漫过我的双眼
撕裂的城墙，血肉模糊的尸体
覆盖了银幕
覆盖了影院里仇恨满腹的寂静
身负重伤的警卫员
用最后的力气对王铭章将军说：
“师长，不能做日本人的俘虏
你就帮帮我的忙吧。”
王铭章含泪缓缓地扣动了手中的枪
成全了警卫员“不能做俘虏”的心声
敌人已经包围了上来
将军拿出一颗烟，缓慢而从容
吸完最后一口，他慢慢地站起身来
举起了手枪，以高高屹立的方式
缓缓倒下，以身殉国
那一声枪响凝固在我的脑海
回响在今天的时空

母亲给我讲过一件事

母亲给我讲过一件事
是她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每次提起，她会陷入惊恐的回忆
她说
“那时候我小，记得大人们说
是日本人的飞机来了
从黄河对岸飞来，要撂炸弹
村里的人都吓得跑到沟里躲避
我跟着我妈跑到安口河的沟里
在土窑里整整躲了一个月
不时有日本人的飞机过来
飞得很低很低
我们只能在沟里的土窑洞里躲避”
母亲讲的这件事
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有无数个想象
构成那时的细节，成为不可磨灭的具体
后来，我知道了
那时，日本人的飞机
会常常从山西运城飞过黄河
频繁地炸过合阳，炸过澄县
炸过朝邑
陕西许多地方都有日本人狂轰滥炸
母亲讲的事情
我怎么会忘记呢
不会，肯定不会
因为，不该忘记的
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村北头的荆冈庙是因抗战而拆

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乡村一样
我们村朴素而渺小，它叫下合义
就在黄土台塬向黄河西岸缓缓延伸的
褶皱里
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临猗
雨过天晴，站在村头的高处
就能看到黄河对岸的山势起伏
就能看到对岸的庄稼和土地
小时候，站在村东远望
就能领略到大河奔流的豪迈
就能感受太阳东升的紫气
解放前，村里只有不到四十户人家
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的“我们”
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村子里有三个神圣的地方
令老一辈人念念不忘，时常提起
祠堂，关帝庙，荆冈庙
荆冈庙就在村子北头出村的路边
那是为祭拜燕国义士荆轲而建
曾经也是古柏参天，碑石屹立
盛景独具，殿堂矗立
那是1938年3月，日军攻陷山西运城
进而占领风陵渡
日寇实施“进陕逼川”的战略
黄河西岸的韩城朝邑合阳
情势顿时告急，为了抗战
沿河各县数万民工被组织起来
运料砸石，修筑河防工事
六十多万件用料运至河防工地
构筑了一条坚固的河防线
时刻准备着，准备迎击渡河来犯之敌
村东头的荆冈庙就是在那时
被拆了，没有丝毫的痛苦
只有一腔热血和献身抗战的勇气
每一块砖瓦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每一根木料都挺直了腰杆
毫不犹豫要为抗战献出自己
荆冈庙的一梁一柱一砖一石啊
带着村庄的爱国情怀
被运往黄河西岸紧张繁忙的河防工地
成为抗战河防工事中六十万件用料中
默默无闻而不惧生死的那个“之一”
如今，村子东头荆冈庙遗址
成为了一片凸起的高地
每次回村子，我都会经过这里
向东望去，黄河滚滚奔流
生生不息

打开手机，我又一次聆听《黄河大合唱》

8月15日，今夜
我的心啊，无法安静
久久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拉开窗帘，仰头望向苍穹
夜色苍茫，云块如波涛
在天空汹涌
我特别想又一次聆听
聆听《黄河大合唱》那澎湃的歌声
打开手机，就让黄河
在我的心中奔涌吧，滚滚奔涌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每一个音符都是排山倒海的巨浪
每一个旋律都是势不可挡的冲锋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
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
我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今夜，我又一次聆听
聆听《黄河大合唱》
激荡灵魂的歌声
又一次拍打着我无法平静的感情
黄河，奔腾不息的黄河
你就是我们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啊
无比坚强，不可撼动

（本报有节选）

察雅行吟

姚钰

车出高原腹地，向低处行去，山势渐收，人烟却未见稠密。察雅就在这归途的转角处等着我——藏东峡谷的魂魄，先以清秀的容颜示人，继而才缓缓铺展开它深藏于岩窝之中的厚重与苍茫。

“岩窝”，藏语里察雅之名便由此生发。它静卧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东南，横断山脉北段巨大的褶皱深处，澜沧江上游的脉络在它身下奔腾。车行于山道，如同驶入自然凿就的狭长回廊，两侧峭壁拔地而起，倾身欲合，只在头顶吝啬地留下一线天空。偶有清冽的雪水挣脱了高山的束缚，从石罅间跃出，一路喧哗着奔向谷底，最终汇入澜沧江的浩荡长歌。苍松翠柏点染于嶙峋山岩之上，牦牛群如墨点般从容散落于起伏的草甸间，啃食着时光。高原草甸、冷峻雪山与奔腾溪流在此达成了无声的默契，共同织就了一幅既雄浑又温润的天然画卷。

山道蜿蜒，车行其间如舟浮碧海，终将我送至烟多镇。此间乃察雅县府所在，新旧光阴悄然交叠于街头。新式藏楼与旧时石屋毗邻而立，经幡在风中翻飞，诵念着千年不变的祈祷。镇中藏餐馆里，新派藏餐氤氲着人间烟火，糌粑的粗粝淳厚与酥油茶的浓香温润交织着，恰似这土地本身的气息——既有传统的深沉根基，亦不失拥抱时代的新意。

自烟多镇南行，香堆镇渐渐浮现在视野里。此地是香堆藏戏的古老源头，鼓点声仿佛能穿越时间。循着那低沉而辽远的召唤，我立于古老的戏台之下。那鼓声仿佛自大地深处升起，一下，再一下，敲击在心上，竟使得周遭的喧嚣渐次退潮。鼓点引我向历史的幽深处溯洄，仿佛眼前晃动的是文成公主仪仗的华盖，又似听闻茶马古道上驼铃的清响。鼓声如磐，是时光的叩门声，这古老的节奏里藏着高原民族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咏叹，余音袅袅，缠绕于横断山脉的群峰之间，又悄然渗入血脉深处。

自香堆再向西去，莽莽高原之上，竟藏着白、黄、黑三面宝镜，那是高原深处三湖相守的传说。白湖温润如玉，湖面平滑如镜，倒映着流云与沙丘交错的奇景，传说中这是黑湖与黄湖缱绻凝望的眼波。黄湖的水色则如融化的金珀，阳光之下，湖底矿物质泛着神秘幽光，仿佛大地捧出了珍藏的宝石。而黑湖的水色最为幽深，如一块巨大的蓝靛色丝绸铺展于天地间。赤足踏上伸入湖中的木栈道，清冽的湖水漫过脚踝，高原的风携着雪山的寒意拂面而过，令人神骨俱清。此间云雨变幻只在瞬息，方才还是朗朗晴空，转瞬山雨欲来，天地间只剩下湖水拍岸的低吟。这三湖之水，是自然之神遗落在察雅群山中的一滴清泪，抑或是大地向着苍穹睁开的三只明澈眼眸？

归途中再次穿越肯通大峡谷，阳光透过云隙，为峡谷镀上流动的金边。新铺就的柏油路在古老地貌上延展，犹如一道时代的刻痕。路旁忽见一辆沾满尘土的皮卡停驻，几位康巴汉子倚车而立，鲜艳的藏袍在旷野的风中猎猎飞扬。他们眺望远方，目光越过连绵草场，越过正在崛起的崭新民居，也越过远处山脊上整齐排列、泛着金属光泽的光伏板阵列，那是高原献给太阳的无言颂歌。这景象瞬间凝聚了察雅的双重脉动：车轮滚滚驶向远方，承载着牧人对未来的热望；同时，他们的根须仍深扎于牧场与牦牛群构成的传统图景之中。

车轮向前，香堆藏戏那穿透时空的鼓点犹在耳畔萦回。察雅，这“岩窝”之地的灵魂，绝非凝固于岁月琥珀中的旧梦。它如澜沧江水，不舍昼夜，既承载着香堆古鼓的深沉回响，亦裹挟着光伏板上跳跃的崭新阳光，在嶙峋峡谷与温润草甸间奔涌向前。那鼓声的余韵，正是大地深处传来的、永不止息的心跳。它深沉地告诉每一位过客：纵使岁月如刀，凿刻出山河的万千形态，生命本身却如深谷清溪，总在嶙峋石缝间寻得蜿蜒向前的路径，向着更为开阔的天地奔涌不息。

立于峡谷之风口，只见雄鹰展翅盘桓于苍穹之下，似在丈量这山河的尺度。风过草原，如闻亘古的牧歌悠扬，而新路上的车轮正碾过旧日驿道的尘埃。察雅之美，原在这刚柔相济的永恒行吟里。它既非一味耽溺于过往荣光，亦非全然投向未知的莽撞。它只是默然立于时间之流中，让古老的鼓点与时代的脉搏在岩壁间回荡、融合，最终化作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在峡谷的凝视下，日夜奔流。

一路行来，察雅是天地共同挥毫的画卷。雪山、草原、溪流，无一笔不浑厚；古道蹄痕、藏戏鼓韵、轮毂之声，无一声不悠长。车窗外，苍茫大地与古朴人心，在云雾缭绕处默默相认。当旅程行将结束，这片土地却更深地烙印于心：原来世上真有这般地方，能将自然的壮阔与人文的幽深，如此这般天衣无缝地织入同一匹锦缎。

临别回望，察雅宛如一卷尚未题跋的山水长卷，在高原澄澈的天光下静卧。其美，既在肯通峡谷雪水奔涌的澄澈里，亦在香堆藏戏鼓点穿越时空的深沉中。它像大地精心保留的一枚古老岩窝，不仅收容了高原的峻岭清流，更悄然成为旅人心灵深处一个温暖的栖息之所。自此远行，苍茫大美已非身外风景，而化为胸中沉静的回响，如雪山融水般，日夜滋养着行路的魂灵。

榆林秋记

吴源极

秋一落脚，榆林的黄土高坡就换了模样。

晨雾像纱巾缠在山峁间，太阳爬上来时，塬上的谷子地便铺成金浪。风掠过坡洼，带起沙砾的轻响，混着糜子成熟的甜香——那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气息，粗粝又实在。

城边的老槐树把影子拉得老长，叶子一半黄一半绿，被风掀得哗哗响。树下常有老汉蹲坐着，烟锅明灭间，说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强些。街角的枣摊堆着红玛瑙似的果子，摊主用袖子擦着沾灰的秤盘，吆喝声被风扯得老远。

傍晚的雨点斜斜地砸下来，打在窑洞的窗棂上噼啪响。檐下的玉米棒子被淋得发亮，挂着的红辣椒被雨水洗得愈发鲜艳。远处的山峁被雾气裹着，像蒙着层薄纱，隐约能看见坡上的羊群，被放羊人赶着往回走，铃铛声在雨里叮叮当当。

这就是榆林的秋，不张扬，却带着股实在劲儿，像塬上的汉子，沉默里藏着热辣辣的情。

湿地风光美如画 马金瑞 摄

剪不断的乡愁

第五建平

故乡是我降临世间时第一时间接纳我的地方，也是我第一眼认识这个世界的地方。我们是彼此的唯一。我们的交融点就叫故乡，从而让我生出了剪不断的乡愁。

儿时的我总爱蹲在井边看大人们打水时，木桶撞碎月影时溅起的水珠。为此，屁股上没少挨母亲的笤帚疙瘩。她总是边打边说，井底的青蛙张着大嘴巴专吃不听话到井边玩的小孩，谁家的小孩掉进井里丢了性命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对母亲的打我早不记得了，可对水桶撞击水面的巨响声却记忆犹新。当我探家时将此事告诉母亲后，她说，每个离乡的人都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无论漂泊多远，根须上总缠着一缕来自故土的丝线。

我永远忘不了十六岁时离开故乡进城那年，背着母亲花费了全家人的布票，特意为我缝制的青蓝绿花铺盖卷，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等车的场景——枝丫间漏下的光斑在母亲的鬓角跳跃成霜。我看得出母亲仿佛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讲，我也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可彼此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母子默默相视了很久，母亲忽然从衣兜里掏出了皱巴巴的一角钱去街边上的地摊买了一把麻子往我衣兜里塞装着说：“不管走多远，舌根总要留着老家的味觉记忆。人和树木一样，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总是扎在老地方……”那时，我不懂母亲说的味觉记忆是什么，直到在非洲追赶拍摄《动物世界》时，狂奔的动物群带起的尘土如同战场上的硝烟，呛得睁不开眼睛。突然，我眼前出现的竟是老屋门前街道上的车辙！每到夏季农忙时，两条笔直的车辙里，牛车的大轮子会在宽阔的路基上碾出半尺多厚的细面土。胡同里的孩子成群结队，总爱脱掉鞋子光脚踩进滚烫的面土里，向前奔跑，屁股后扬起的尘土将胡同的空间填了个严实。此刻，我感到舌尖竟泛起咸涩——是泪水淌进了嘴角。

故乡的冬天特别冷。奶奶的纺车在窑洞里的土炕上吱呀转着。枣木锭子磨得发亮，银河般的棉线从她布满裂口的手指间流淌而出。冬夜，我总爱蜷在被窝里看她纺线，油灯把影子投在土墙上，纺车转一圈，影子就织出一片星云。她总说：“线团要缠得紧些，才经得起日子拉扯。”

走出窑洞站在长满杂草的院子中央，我仿佛听到儿时村头那比日头起得还早的吆喝声“豆腐哎”“牛毛换针换钱换颜色”。声浪裹着露水，滚过青瓷般的街道；二爷赶牲畜的鞭梢总系着红布条，他在空中甩出花样绝活，让全村人羡慕不已。马蹄声在如石的乡道上敲出“嘚嘚嘚”的声响，几里外都知道是二爷出工了。更让我眷恋的，是村口的涝池，那是我们的乐园。三伏天的正午，我和胡同里的小伙伴像泥鳅般钻进水里，惊得青蛙跳上岸躲进草丛里。在漂满杨树花的池水中，我们拿玉米秆当武器，个个打得浑身湿透。

这些儿时的画面和熟悉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上午视频，母亲又忘记关镜头。她起身去灶间添柴，手机歪倒在小椅子上，我透过晃动的画面看见褪色的年画，看见她蹒跚的背影比去年佝偻几分。我盯着她棉袄后襟细密的针脚，像当年缝书包的模样，瞬间一股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手机的铃声响了，同事说开会时间到了怎么还不见我。我恍然大悟，工作时间我的脑子里竟然全是故乡春天杏花铺满园、夏天蝉声如沸、秋天硕果压弯枝、冬天雪被盖的景象。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